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七回 選美女越公強諫 受矮民王義淨身

詞曰：走兔飛鳥，急忙裡、為歡不足。記相逢，才開口笑，便傷心哭。瘞玉埋香新土濕，阿嬌早入黃金屋。問古今、何事最無涯？人之欲。未得時，愁無福；既得了，傷時促。算將來、翻是一場勞碌。因酒新添連日病，惜花常把眉兒蹙。鬧嚷嚷、只待骨成灰，方寧服。——調寄《滿江紅》

話說煬帝因宣華臥病，心下慌亂，次早忙召御醫來看。御醫看了，奏道：「娘娘氣虛脈弱，加以驚悸不安，乃膏肓之症，十分可憂！臣不敢保萬全。」煬帝聽了大驚，再召別醫，個個俱如此說。慌得煬帝寸心如野鹿一般，在胸中只是亂撞，對蕭後說道：「宣華若不能生，朕定當哭死矣！」蕭後再三安慰。又捱了兩三日，真是個天下再無不死藥，世間哪有返魂香！宣華竟奄然而逝。後人有詩悲之：

君王尚有恩波在，無奈鉛華逝水流。

偏是長門生白髮，紅顏薄命古今愁。

宣華既死，煬帝放聲痛哭了幾場。沒奈何，只得命有司厚辦喪禮，擇吉安葬。蕭後見煬帝十發悲切，千方百計來勸解。煬帝哪裡肯聽？終日只是癡癡迷迷，愁眉淚眼。蕭後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哭之何益！」煬帝道：「這後宮前前後後，有三千粉黛，八百嬌娥，陛下何不選擇一二佳者，聊慰聖懷，免得這般悽慘！」煬帝道：「宮中這些殘香剩粉，如何可選？」蕭後道：「陛下休得輕視，這後宮最是深遠，埋沒者盡多；就是宣華也是內中選出，哪裡定得就選不出，也只當借此消悶。」煬帝依了蕭後，真個傳一道旨，著各宮嬪妃采女，無論大小美惡，俱赴正宮聽選。蕭後又叫排宴在大殿上，親同煬帝來選。旨意一出，忙的那一宮宮、一院院，這些宮娥，哪一個不巧縮烏雲，奇分綠鬢？這一日真個：

穿著了萬箱錦繡，妝飾了千斛珠璣。

御河水調脂欲盡，上林花插鬢都稀。

妝閣上雪香粉嫩，鏡台前玉映金輝。

蘭麝香氣飄三殿，佩環聲響徹重闈。

髻影與枕痕交墮，容光與黛色齊飛。

不是這漢宮春曉，怎顯得帝苑芳菲！

煬帝與蕭後回到殿上，一邊飲酒，一邊將這些宮人一個個都叫到面前來細選。真個是觀於海者難為水！雖則花成陣，柳作行，十分富麗，然選來選去，不過都是平常面目，哪裡有十分出奇的姿色。煬帝選不上一兩宮，便悶躁起來，說道：「左右是這等模樣，便選殺了，也不能有宣華那般天姿國色，怎教朕不想？」遂傳旨免選。眾宮人聞旨，皆一齊散去。蕭後道：「陛下請耐煩，宮中雖無，天下盡有。陛下既為天下主，何不叫人各處去選，怕沒有比宣華強十倍的？何苦這般煩惱！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。」隨叫許廷輔等十個停當太監吩咐道：「你十人可分往天下，要精選美女。不論地方，只要選十五以至二十真有豔色者。選了便陸續送入京來備用。選得著有賞，選不著有罪，不許怠玩生事。」許廷輔領了旨意出宮來，便先於京城內選起。大張皇榜，四下裡捉拿媒戶，供報美女。

不一日，京城內鬧得沸反。百官聞知，盡皆驚訝！各欲上表進諫，又恐怕多言獲罪。紛紛計議，只驚動了一個臣子，姓蘇名威，官居尚書左僕射，為人性剛正，直言敢諫。當日聞知此事，遂挺身說道：「選美女，非天子盛德事，不可不諫。」遂連夜草成奏疏，次早奏上。這一日，煬帝不曾設朝，各色表文，俱類送入宮。煬帝在宮中，將蘇威表文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尚書左僕射臣蘇威，稽首頓首，奉表於皇帝陛下：臣聞佚樂非所以治身，淫風不堪以教世。國家常喪於蛾眉，社稷多傾於粉黛。故古之聖帝明王，莫不以色為戒。今陛下御宇鼎新，正宜勵精圖治，恭己以正四方，無為而治天下，安可遍遣中官，廣求美女，以玷先皇之至治，而損聖上之令名哉！況此輩一出，倚勢橫行，刁勒騙詐，百姓受害無已。伏望陛下念先皇創業艱難，收回成命，恬淡居心，以臻至化，則四海蒼生幸甚，社稷幸甚。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。

煬帝看畢，大怒道：「在這怎敢攔阻朕意！」便批旨道：「蘇威以臣謗君，本當重處；姑念先臣，著削職為民，不許敘用。如有再諫者，斬！」百官見蘇威被削，俱大驚，商議道：「此事非楊素不能挽回。」大家遂約齊了來見楊素。原來楊素自煬帝立後，威權重大，閒時俱不入朝。若遇疑難大事，百官少不得要到府中來請問。每日在家只是與姬妾們飲酒娛樂。這一日百官齊到府中，楊素尚病酒未起。眾官又不敢催逼，又不敢退去，只得在府中等候。等夠多時，將近午餉，楊素方才慢慢的走將出來。他也不穿公服，頭戴了一頂金線的忠誓方巾，身穿一件團花雲鶴的縵衣，與百官見過，便說道：「老夫為酒所困，失迎有罪了。」眾官齊打一恭道：「不敢！」楊素又問道：「諸公下顧，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」眾官道：「上公還不知，今皇上差中官許廷輔等十人分行天下，選求美女。今在京城內大張皇榜，借搜索之名，恣行騙詐，家家受害。今早上左僕射蘇威有疏諫止，已被皇上削職為民。眾官位卑言輕，誰敢再諫！只望上公展回天之力，為民請命。」楊素微哂一哂說道：「小兒子，吾提挈他作大家郎，如何這等胡行！諸公請回，老夫自有分曉。蘇僕射且留他慢去，自然還要復職。」眾官大喜而散。

楊素也不等次日早朝，換了公服，隨即入朝要見駕。到了便殿，叫守殿的太監傳報進宮說道：「楊素有事要面奏。」太監畏怕楊素，不敢推阻，只得慌忙進宮去報。煬帝聽了，隨到便殿中來相見。因問道：「賢卿有何事，急於見朕？」楊素道：「陛下的江山不穩了，故臣特來報知。」煬帝驚問道：「如何不穩？」楊素道：「臣聞好賢則昌，好色則亡。今陛下好色不好賢，中官一出，天下皆知陛下為淫蕩之主。蘇威乃先皇老臣，又以敢諫削職，百官畢知陛下為不正之君。百官違於上，萬姓怨於下，江山如何得穩？」煬帝道：「朕既為天子，也是萬方之主，就選幾個美女，亦非大過。賢卿何責人之甚！」楊素道：「陛下擁了這些富貴，乃現成安享，哪曉得創業的艱難！先帝與老臣，龍爭虎鬥，不知費許多心力，方才掙得這座江山。又經開皇二十年節儉，天下方如此太平。陛下登極不一年，便要宣淫縱欲，逐棄老臣，安有不敗之理！今不聽臣言，恐百官有變。一旦禍起蕭牆，那時悔之無及矣。」便要辭出。煬帝道：「賢卿且住，容朕再思。」楊素道：「陛下如尚不悟，老臣便先叫法司，將這十個內使拿下，問他個以美色惑君的罪名。陛下莫怪老臣魯莽。」煬帝見楊素話頭不妙，料道難行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既是賢卿忠言苦勸，朕安有不從之理！」就傳旨收回許廷輔等的成命，蘇威仍復原官。楊素方才謝恩而出。正是：

多欲君王唯好色，擅權臣子敢欺君。

可憐名分何曾定，富便驕奢強自尊。

煬帝被楊素抵觸了一番，氣得目瞪口呆，忿忿回宮，對蕭後說道：「楊素這老賊，欺朕太甚！開動口，只一味使勢，全不存君臣體面，必誅他九族，方遂吾心！」蕭後道：「楊素敢如此橫行者，只倚兵權在手，又欺陛下不曾經歷政事，陛下何不留心治國，也像先帝一般，日日與百官講論，親攬朝綱，另置大臣，慢慢將他兵權削奪了，然後殺他，未為晚也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，正合朕心。」次日遂早起臨朝，凡事皆引自御前親自裁定。原來隋家天下，虧文帝二十年節儉治化之功，海內十分殷富。又且四方寧靖，各邊遠地方，皆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。也有進明珠異寶的，也有進虎豹犀象的，也有貢名馬的，也有獻美女的，各國不一。一日，煬帝設朝，有南楚道州地方進一矮民，叫做王義。生得眉濃目秀，身材短小，行動舉止，皆可人意。又口巧心靈，善於應對。煬帝看了大喜。因問道：「你既非絕色佳人，又不是無價異寶，有何好處，敢來進貢？」王義對道：「陛下德高堯舜，道過禹湯。南楚遠民，仰沐聖人恭儉之化，不敢以作崇之美人，不祥之異寶，蠱惑君心；故遣侏儒小臣，備役驅使，聊表遠人臣伏之心。臣雖

不才，一腔忠義，望聖恩收錄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我這裡有無數的文官武將，哪一個不是忠臣義士，何獨在你一人？」王義道：「忠義乃國家之寶，人君每患不足，安有厭其多而棄之者？況犬馬戀主之誠，君子亦取。臣雖遠方廢民，實風化所關，陛下寧忍獨棄乎？」煬帝大喜，遂重賞進貢來人，便將王義留在左右應用。

自此以後，煬帝凡事設朝，或是便殿議事，或是各處遊賞，俱帶王義伺候。王義凡事小心謹慎，說話做事，俱能體貼煬帝的心性，故此煬帝十分愛他。後漸漸用熟了，時刻也要在面前，只是不能入宮。一日，煬帝設朝無事，正要退入後宮，忽回頭見王義跟在後頭，面帶愁慘之色。煬帝遂問道：「王義，你為何這般光景？」王義慌忙答道：「臣蒙萬歲厚恩，使臣日近天顏，真不世之遭逢也。但恨深宮咫尺，不能出入隨駕，少效犬馬之勞，故心常怏怏。今不覺憂形於色，望萬歲寬恩。」煬帝道：「朕片刻少你不得，但恨你非宮中之物，奈何？奈何？」說罷，玉輦早已入宮而去。王義見煬帝進宮，守著宮門，又不忍回來，又不敢進去，只是癡癡的立在那裡呆想。忽背後一人，輕輕將他左肩一拍，說道：「王先兒，思想些什麼？這等沉吟！」王義轉身看時，卻是守仁壽宮的一個太監，叫做張成，慌忙答道：「張老公失瞻了，得罪！得罪！」張成問道：「萬歲爺待你好這般加厚，還有哪些兒不稱意，卻在此不言不語的躊躇？」王義素與張成交厚，便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王義因蒙皇恩十分寵愛，情願朝夕隨駕，希圖報效。但恨皇宮隔越，不得遂心，故此常常不快。今日不期被老公看破。」張成笑道：「王先兒若要入宮，這有何難！」王義驚問道：「有何良策，萬望見教。」張成又笑笑說道：「策便有條，只怕老公先兒做不得。」王先兒見張成說話蹊蹺，便盯緊來問。張成戲了臉，向王義耳根邊低低說道：「若肯將那道兒割去，有什麼進宮不得！」王義沉吟道：「吾聞淨身乃幼童之事，如今恐怕做不來了。」張成道：「做倒做得來，只怕你忍痛不起。」王義道：「若做得來，便忍痛何妨！」張成道：「你當真要做，我自冇妙藥相送。」王義道：「男子漢說話，豈有虛謬！」二人說一回，笑一回，便攜手走進宮來，竟到張成家裡坐下。

張成忙置酒款待，二人飲到半酣之際，王義再三求藥。張成笑道：「藥便有，還須要從長計較，莫要一時高興，後來娶不得老婆，生不得令郎，卻來埋怨學生。」王義正色道：「人生天地間，既遭逢知遇之君，死亦不惜，怎敢復以妻子為怨。」張成遂引王義到一間密室中，先拿出一把吹毛可斷的刀來，又拿出兩包藥來，放在桌上，用手指定說道：「這一包是止血收口的靈藥，都是珍珠琥珀，各樣奇寶在內，擦上便能結蓋。這把刀便是動手之物。三物相送，請回去斟酌而行。」王義道：「既蒙指教，便勞下手，何如？」張成道：「這個恐怕使不得。」王義道：「不必推辭，斷無遺累。」張成見王義真心要淨，只得又拿些酒來，將麻藥調了與他吃，自家卻另斟好酒相陪。王義吃到幾分酩酊之時，便將衣服攬起，一隻手將陽物扯出，一隻手拿了快刀，口裡狠說一聲：「顧不得了！」血淋淋早已將陽物割下。張成看見，慌忙將靈藥替他塗上，隨扶王義到床上去睡。王義一來酒醉，二來虧了麻藥、靈藥之功，雖覺有些疼痛，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正是：

小人最望君王寵，下士偏多兒女情。

只為承恩游禁闥，幾於刀下喪殘生。

王義睡了一夜，次早看時，下面早已結了一個大疤，不甚痛楚。幸得煬帝一連三日不曾設朝，他就在張成家將養了三日，不覺精神復故，行動如常。便起身謝張成道：「倘有寸進，決不敢忘大德。」張成笑道：「累兄受痛，如何言報！」二人灑笑而別。王義抽身入朝，適值煬帝駕臨便殿。王義照舊混入眾中伺候。煬帝坐了半日，事畢退朝入宮。王義便手攀玉輦，也要跟進宮去。守門太監攔喝叫住，王義哪裡聽他，只是往裡亂撞。煬帝聽見，因叫道：「王義，你外人如何強要入宮？」王義慌忙跪奏道：「臣願出入禁闥，今已忍死淨身，望聖恩憐念。」煬帝大驚道：「果有此事？」遂叫左右去看。左右看了，回奏道：「王義果已淨身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不意你倒有愛主之心！」遂帶了他到宮中來見蕭後，因說道：「他是道州進貢來的，為人甚是伶俐。因朕愛他，不得隨朕出入宮禁，竟自把身淨了。」蕭後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倒是個忠義之人。」因問王義道：「你道州地方，有什麼寶物，何不將來進貢？」王義對道：「道州乃南楚卑薄之地，珍寶等物，毫無所產，比不得西域各邊，與外國相近，故有寶物貢獻。」煬帝聞言，忽然想起道：「正是，朕前日見西域各鎮守將，有文書報稱，西域諸國，欲與中國交市，朕因不知有利無利，未曾允他；既是西域多出異寶，莫若差一能臣，將中國的綾錦緞匹，換他的珠寶等物，豈不是十分大利！」蕭後道：「雖然有利，若陛下差官去時，只怕楊素那老兒又要來攔阻；須得一個外官上疏，甚言開市之利，然後陛下從而行之，方才免得人言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言雖有理，只是這些外官，只曉得爭官爵、吃俸祿，誰肯為國謀利？」二人閒論不題。

卻說這宮中的太監，原來都與外官交結，凡有機密事情，都暗暗報知。外官卻將厚禮酬謝。當日有個穿宮太監，叫做王忠，聽見煬帝與蕭後商量西域開市，要外官上疏。他知道這件事有些想頭，便留心聽了。在宮中鬼混半日，見沒什麼公事，他就潛身走出東華門，騎了一匹馬，帶了幾個跟從，竟來拜一個素常相好的官兒。那官兒姓裴名矩，現任吏部侍郎之職。見王忠來拜，慌忙接入，分賓主而坐。裴矩說道：「久失問候，今蒙下顧，必有事故見教。」王忠笑道：「別無什事，只有一場大富貴，送來與老先受享。」裴矩見說送富貴，便滿臉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多承老公美意，何以克當！」茶罷一盅，便將王忠邀入後堂，叫人治酒款待。二人飲到興濃之際，裴矩滿斟一杯，奉與王忠，說道：「學生屢蒙老公錯愛，感仰不盡，今日不知又有什麼富貴相贈？」王忠道：「今日皇爺與娘娘計較要西域開市，只怕楊素攔阻，先要一個官兒上疏，勸他開市。皇爺依奏而行，便免得百官議論。老先何不上他一書，甚言開市有利。皇爺見了，必然大喜。這開市的權兒，一定就是老先主持，豈不是一場大富貴！學生故來報知。」裴矩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皇上果有此意，這場富貴非同小可。學生明日就上疏，陳開市之利。倘得事權到手，後來西域的奇珍異寶，盡情送與老公賞玩。」王忠笑道：「莫要到那時節，便忘記了。」裴矩亦笑道：「記得，記得。」二人一邊笑，一邊飲。真個是：

飲當名利千盅量，談到黃金滿面春。

莫道世情都是假，此時顏色十分真。

二人暢飲了半日，王忠方才起身告辭。裴矩說道：「倘有消息，還望老公指教。」王忠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作了別，王忠依舊上馬而去。王忠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作了別，王忠依舊上馬而去。裴矩得了這個信息，忙忙連夜草成奏章，只等明日早朝奏上。這一夜，真個是：

不寢聽金鑰，因風想玉珂。

明朝有封事，數問夜如何？